



大地之美

◎陈顺源

紫琅诗会

我的村庄是个姑娘

◎蔡小卫

一

河岸,烟圈打着旋儿上升
老头儿发黄的指间,燃烧
凋落
辣椒丛飘着春彩
躺椅
有一下,没一下地晃动
他的眼睛波光潋滟
无边无际的想念
吞噬着知命的老年
他不能表达细节

只能说:在那田头

二

他从不说,命根在村庄
艾草,正阳、纯阳之物
通达经络,善入脏腑
我携它来辣椒地生儿育女
在蜿蜒的河床
孤独并非重雾的休止符
我的村庄是个姑娘
这老头儿,和她含情
手牵手吞掉月光

一滴雨,为了降落,粉碎自己
我连忙装进口袋,不着一词
沉入水底,变成传说

三

那老头儿,恬淡无为
缘法获得神秘
是辣椒的彩色?艾草的香气
还是,侧身而过的呢喃
都不是
是他读懂了晨钟暮鼓
他的村庄,也是个姑娘

有趣的南通螺文化

◎安铁生

提起小小的螺儿,在河网纵横的江海大地南通,昔日可谓最多且微不足道的小动物,但也是最有特色的东西。过去我家住濠河边,阴雨潮湿天螺儿可爬到墙脚水缸旁,会游水的邻居小孩赤足下河,一会儿能摸半篮子螺儿。千百年来,我们的祖先留下许多与螺儿有关的有趣味的俗语、谜语、儿歌,值得一述。

“过冬的螺儿见春水——扬眉吐气。”这既说明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、肥硕的螺儿迎来哗哗春水,是奉献自己身体和养育后代的时候了,所以有“清明螺、肥似鹅”“菜花黄、吃螺忙”之说,清明前后的螺蛳肉质紧致,又鲜又肥。一过清明,螺蛳开始交配繁殖,壳内孕育小螺蛳,螺肉就比较干瘦了,吃起来味道大打折扣。老人家还有清明时节吃三次螺可清火败毒、对眼睛有好处的说法,故民间有“清明啍螺蛳,眼睛没得事”的俗语。“田螺浮水面,风雨在眼前。”是指春夏时雷阵雨前夕,田螺往往爬出水面,是天气大变化的征兆。而“太阳下山,田螺摆摊。”当太阳猛烈时,螺儿躲在泥层里睡大觉,待太阳西斜、阳光黯淡,螺儿就从泥窟里爬出来。有的觅食,有的乘凉,这当然是啍螺儿的最好时机了。由于螺儿“老实”,获取的办法也简单易行,过去农家都有啍螺网,只要人站在河边,把细竹支撑的网兜投向水中,前面用根竹竿不停地捣动,慢慢沿着河底向前推动,啍螺网里的

收获会越来越多,倒入篓中后可继续再捞。

南通旧谜语里有两条是关于螺儿的:“小小瓶,小小盖,小小瓶里有荤菜。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,螺儿虽小也是肉,小时候我们吃肉的机会少,是真把螺蛳当荤菜来吃的。还有一则谜语是:“生的是一碗,煮熟是一碗,吃了一碗,还剩一碗。”天下哪有这等奇事,但螺儿就是这样,这是其壳的神妙之处了。螺类有着先天的优势,其腹足在水下和陆地上都能爬行;螺旋形的贝壳不但可以减少水分散失,还能支撑身体保护内脏,上大下小的壳可减少水的阻力,且在泥土中不易被黏住,在陆地上又能维持形态;口中的齿舌可啃藻类水草尸体垃圾。南通人还常说:螺蛳壳里做道场——兜勿转,是形容局促、拥挤、范围有限,成不了大事。

南通儿歌唱:“吃大菜吃小菜、拔双筷儿挑荠菜;螺儿炒韭菜,要吃拿碗来。”昔日的河道小沟水田的螺儿很多,价钱也便宜,成为百姓常食之物,当然它不是大菜而是小菜,且可整碗地吃。春天肥香的韭菜炒青螺是经典菜肴,最讲究的是火工,韭菜断生即可,螺肉需旺火速成,吃起来才脆嫩,如果在锅中时间一长,吃起来就老韧了。而且南通赞其为十全十美之肴,因为:“韭菜韭菜,就是9个菜,再加上螺肉,不就是10个菜吗?”如今的螺儿炒韭菜,已成为春天的特色菜肴,端上宾馆酒店的

餐桌。

“一味螺蛳干般趣,美味佳肴均不及。”由于螺壳内有少量泥沙,买回来应换水两三次、浸泡两天左右。记得我们孩子小时,因太忙碌,螺儿在水中泡了一周,肉质已瘦小变老不好吃了。也有人将螺蛳提前用辣椒水泡上一天,让它把泥沙吐出来。还有人养螺时在水面滴几滴油,形成薄薄油膜,使水中氧气无法正常与空气交换,水里氧气变少,螺蛳只好大口吞水吸气,从而加快排出壳内泥沙。

南通人习惯用老虎钳将尾部夹去便于嚼食。这也是源于“黄鳝不吃头,田螺不吃尾。”因黄鳝个头越大越老,它头上的骨头就越大越硬,且上面也没什么肉,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在处理黄鳝时,有意将头丢掉。而螺儿尾部不仅有很多泥沙,还有很多排泄物甚至重金属成分,所以这里脏得很,会携带各种寄生虫和细菌。人若吃多了,会给自己身体带来损害。

“三个指头捏田螺——稳拿”,说明螺儿身体之细小。“嚼螺儿,强盗来了不当事。”食螺儿的最经典、最“出彩”之处在一“嚼”字,由于我们已将每个螺儿尖尖的尾部剪掉,煮熟后螺壳内肉体已为鲜美汤汁包裹,只用轻轻一嚼,螺肉体与汤汁即会一同吸入口中,当然有滋味、有嚼头了。由于正吃得津津有味,至于周围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了,强盗来了也不当回事则是夸张之说。

军人爸爸

◎刘玲

岁月流金

(一)剿匪

《湘西剿匪记》《乌龙山剿匪记》等有关剿匪的电影电视剧我看了不少,是人民解放军顽强作战,最终将土匪全部歼灭,人民群众才过上了安宁幸福的日子,但我却不知爸爸也曾参与过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。

1949年5月,爸爸刚参军不久,驻扎在鄂西北山区的营地。某日,盘踞在大山里的国民党残余勾结当地匪首聚集了多股力量,包围了爸爸所在的营地,一百多名指战员奋力还击,边打边撤,最后只剩六人突围,可想象那个战斗场面是多么惨烈!爸爸当时因背部中弹倒下,被增援来的部队从死人堆里扒出来,经医院救治,才捡回一条命。每每想到那么多战友牺牲在自己面前,爸爸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,痛永远地留在了心里。伤好后爸爸继续投入剿匪战斗中,直到实现鄂西北的完全解放。爸爸从不跟我们提及此事,好大一个伤疤是弟弟第一次陪爸爸去澡堂洗澡才发现的,问了他多次后,爸爸才把这事儿告诉了我们。

(二)新疆买马

20世纪60年代有段时间,爸爸在部队运输队工作,那个年代部队运输虽有汽车,但大部分后勤补给是靠马车拉货的。由于平原地区马匹稀有,于是部队决定派人到新疆买马。

从河南到新疆路途遥远有好几千公里,火车要乘三四天,把那么高大的十几匹新疆马押运回部队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马不是货物,吃喝拉撒样样要料理,可以想象在闷罐火车里押运马的日子是多么艰辛,几天下来任务圆满完成了,马匹安全押运到了部队,可爸爸人却瘦了一大圈,灰头土脸的,到家时,站在我们面前,小妹妹居然认不出爸爸了。爸爸指着肩上的包裹说:“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!”原来这包裹是裤子改装的,由两只裤脚一个裤腰三个口子一扎形成的,里面装着新疆特产葡萄干,因没有旅行袋,爸爸灵机一动想出此招。那些天,我们几个孩子的口袋里都放着点葡萄干,分给你分给她,甭提有多高兴了。

(三)军代表支左

20世纪60年代中期,国家开始向所有国营企业派驻军代表支左,爸爸在70年代初被部队派驻到湖北宜昌山区的一个二机部的保密三线工厂,那里没道路、没住房,更没厂房,与外界的书信联系用的是湖北省宜昌市XXX信箱。从市区到工厂所在地就只有一条水道,要乘五六个小时的轮船才能到达山区江边的一个小镇,出门要爬山,在那里建造一座大型工厂非常不易。爸爸在那儿工作了5年,参与见证了一个三线企业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,从开始进驻的几十人到陆续调入的一千多名企业员工,以及参与建设的设计院、建筑公司、安装公司、解放军工程兵某部一个整建制师等共一万多人,都在这山上工作生活着。直到1974年,军代表全部撤出工厂,爸爸这才结束了驻厂任务回到部队。

70年代中期,部队大裁军,爸爸离开了战斗生活28年的军营,从浙江金华选择转业到鄂西北山区曾战斗过的小县城。爸爸听从党的召唤,哪里需要就扎根哪里,先大家后小家的忘我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。